

安庆人物谱

方其义的侠烈人生

龙眠人

桐城桂林方氏世代簪缨、家世通显，鸿儒泰斗层出不穷。方家家风礼法谨严，族人谨言慎行，而在万历年间横空出世的方其义，却将这一常规打破，将原本“顾检束检约，不妄交接”的方家，变得四海豪杰争相往之，使得“方氏之风至是为一变矣”。

方其义（1619—1649），字直之，号次公，崇祯年间诸生。他出身名门，亲族中名人辈出：爷爷是大理寺左少卿方大镇，父亲是湖广巡抚方孔炤，哥哥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、思想家方以智，岳父是山东布政司左布政使张秉文，姐夫是爱国名士孙临，而他本人也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。

若从影视剧角度来看，方其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古装男主。他身材修长，皮肤白皙，十指纤长，眉目秀朗，风流儒雅，出身书香门第却矫健善武。他飞檐走壁，“能踏壁直上，倒挂梁拱间，或腾身上屋，屋瓦无声”，可见功夫非同凡响。他勇力过人，能挽五百斤弓，曾与诸将竞技射击，将领们使尽浑身力气都无法将他的弓弦拉满，而他在轻松地引满后，又取两弓，张开双臂将弓箭开合数下，全军震惊。他射技精湛，百发百中。关于此技能，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：南明时期，方其义曾受邀居于“江北四镇”之一黄得功处，被黄视为上宾。一日，他随黄赴校场巡察官

兵比武武艺。黄得功指着射击的将士们对他说：“公子亦能此乎？”方其义没有当即回应，待诸将射击完毕后，他拿起弓箭，朝黄得功一揖，说到：“聊资将军一噱（笑）。”遂连发数箭，皆正中靶心，令黄得功惊叹不已。

方其义不仅武艺高超，且素爱武装扮相。他常着短后衣，骑生马，挎腰刀，负弓箭。如此穿着在文学世家方家十分少见，还引发了不少趣事。明代著名画家曾鲸曾为方其义绘制一幅肖像画，画中他身束戎装，跨马佩刀箭，尽显河朔侠烈之风。一天，父亲方孔炤见到此画，问道：“是塞上射猎图耶？”注视良久，随即对方其义说：“神情类汝。”令在场的其他人忍俊不禁。

若只将方其义视作舞刀弄枪的侠士，那就是大错特错，太看轻他了。方其义天资聪颖，比起哥哥方以智，他的才情毫不逊色：五岁能辨四声，属对如流。稍长后，为诗文不假思索，捉笔立就，当场创作数十韵，“其兄愚者（方以智），诗名倾当世，（方）其义出，遂与齐名”。此外，他着墨书法、临池篆刻、击剑弹棋，无所不工。曾有人指出方其义的书法笔意似颜真卿，于是他便找来颜公的代表作《颜氏家庙碑》《争座位帖》进行临摹，不久后尽得其法。自此，他的书法冠绝江东，明末清初文学家、篆刻家周亮工曾赞叹：“（方其义）书

抚鲁公（颜真卿），直得其神，曾为予书数箒（shù，扇子），藏之笈笥（cè sì，藏物的器具）三十余年，至今出之尚伊如初赠时。歿后，和尚（方以智）为镌其书于石，藏青原山中，人争购之。”

文武双全，年少有为的方其义自然闻名于时，加上他为人轻财好客，慷慨重义，凡诗人画史、羽衣剑客、弹棋格五、马医洒屑之属，皆慕名而来，彼此解衣推食，结伴而游。

纵然平日里恣意洒脱，但关键时刻方其义总能展现过人的勇略和胆识。父亲方孔炤巡抚湖广时，方其义随行前往。在与起义军的战斗中，他总是冲锋在前，深入对方阵营，下属官兵皆折服于他，与之出生入死，为“八战八捷”等战绩立下汗马功劳。父亲被陷下狱，“减死成绍兴”时，他一路守护，为父亲保驾护航。途遇盗匪，他出舱与之搏斗，失意落水后，又浮至船尾，一跃而起，直上舵楼（tuó lóu，船上操舵之室，亦指后舱室），呼喝声中连发数箭，将盗匪们吓得四散奔逃，“岸上观者皆以为神”。

“浊世佳公子，方生称最贤。狂名胜楚越，侠气动幽燕。”凭借如此天资与才能，方其义想在当世有一番作为，肯定不是难事，但后来家国变故，令他壮志难酬，终年郁郁寡欢，竟至英年早逝，卒时仅三十一岁，令人叹惜不已。

流年碎影

第一届春晚

蒋碧秋

央视春晚曾是百姓们除夕夜里的文化盛宴，更是几代人共同的美好回忆，于我而言，最难忘的当数第一届春晚。

1983年2月12日晚8点，当春晚正式开演时，我家小院内早已围满了二十多位乡亲。他们或坐或站，全都伸长脖子、踮起脚尖将目光聚焦于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上。

爱美的姑娘们对女主持那套红衣黑裙的“晓庆衫”艳羡不已，男人们则因为第一次目睹到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尊容而兴奋异常。当王景愚、刘晓庆、马季、姜昆四位主持人向全国人民拜年时，这份来自首都的新年祝福让无儿无女的张奶奶激动不已：“国家给我这个孤老婆子拜年了，真好啊！”

猜灯谜是小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节目。等电视里刚宣读完“从上至下，广为团结”的谜面后，席地而坐的我们便由最初的各抒己见很快演变成了争吵和抓扯。直到马季与赵炎的相声表演开始时，小伙伴们才气嘟嘟地坐下来，在笑声中和好如初。

“你耕田来我织布，我挑水来你浇园……”屏幕中耳熟能详的戏曲引起一片合唱声。一曲结束，意犹未尽的人们又调侃起王家的新媳妇来：“幺妹，你给王家织了多少布？浇了多宽的园啊？”王家媳妇虽然羞红了脸，但嘴上却答得巧：“我家布匹穿不完，我家园子菜满坛。”话音一落，她那寡言的丈夫立刻露出了得意神情。

欢乐随着哑剧《吃鸡》而继续。台上，喜剧演员王景愚与一只未煮透的鸡艰难地博弈着。为对付那条坚韧的鸡筋，他时而手拉脚踹，时而拿铁榔头猛击，时而又以钉子固定，拔河似地拽扯。绞尽脑汁之后，终于用钳子剪断了鸡筋。其幽默夸张让大家笑得肚子疼。顽皮的小刚上蹿下跳模仿着，一脚踩破了我家的花钵。见他父亲扬起拳头，我母亲急忙劝道：“‘碎碎’平安，大吉大利。”

望眼欲穿中，观众最喜爱的歌唱家李谷一终于亮相。一曲柔美婉转的《乡恋》动人心扉，可是，蓉姐姐却听得泪流满面。几天前，她在哼唱这首歌时，被父亲“刘老迂”指责为传播“靡靡之音”，争辩之中，还挨了父亲两耳光。大家安慰蓉姐姐，中央电视台都公开唱《乡恋》了，当然是健康的好歌。

零点时分，新年的钟声响起。乡亲们欢呼着，从棉兜、竹篮里拿出准备好的甘蔗、糖果、核桃等食物互道吉祥。那些两情相悦的姑娘与小伙们则趁机偷偷赠送鞋垫、手帕、香皂、花布等礼物，在接和送之间，有意无意地拉拉手。有眼尖的人一旦侦察到隐情就带头起哄，窘得恋人们面红耳赤却又心生欢喜。

逝者追忆

“流浪”的手艺人

欧阳育林

1月3号接到家里电话，我知道姐夫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，谁知未及一天，他就匆匆远去。

生命脆弱如此，难免令人唏嘘。

姐夫性格闲散，爽朗大气，说话办事，风风火火，从不拖泥带水。南人北性，与说话做事总要“留半截”的民风不甚相合，未免有些孤单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还是大集体，姐夫几乎每年都有半年之上在外修盆补锅，年底回来，总有不少积蓄，大部分上交队里，少部分贴补家用，日子也属中上。他的孩子还没出生，我们还在读小学、中学，姐夫不在家，晚上都是我和海来一起给

大姐作伴。少年的我，睡觉很死，晚上尿急，没有灯，完全靠感觉在

黑夜里找尿桶。一次在迷迷糊糊里，误把火桶当尿桶，结果，一盆旺火全被浇灭。

初中时，

他送我和海来

各一只从外地带回来的大瓷饭碗，属稀有物，我们一直用到高中。高中时，在放学路上，我与蔡家屋的人发生冲突，几十人手持撑篙、扬杈、扁担，追我至阳明冲才歇手，并放言只要我从蔡家屋过路就要把我打残。姐夫闻讯，一连三天早晨骑车送我到徐桥，第一天发现有人守候，姐夫让我别看他们，猛踩脚踏直冲过岭，至第三天情况好转后，才停止护送。

姐夫善敲打铁器，换锅底、盆底是他的绝技，破锅破盆，经他一捣鼓，立即复原。至于生铁锅破洞补漏，他早年似乎做过，也许因既要化铁水，又要上下掌握火候，内外抹平，费时费力还有危险性，后来他只以敲打铁器为主。

补锅最拿手的专家，当属冯家屋补锅佬。我姐夫就是这个村子的。他们在家门口不吃香，只适合在他乡谋生。我小时候看过补锅佬补锅的全过程：先敲碎生铁块放入化铁钵，置于优质焦炭火中，拉动风箱，片刻，铁片由黑红化作彤红的铁水，拂去清水面的杂质，用一只小斗勺舀汁，铁锅下一片厚厚的防火布堵住缺口，迅速将铁水浇铸其上，旋用耐火布卷擦擦，使补疤与锅持平，

稍冷后，再内外打磨，形成一体。高手补锅，几乎看不到疤痕。

在民众没有自由迁徙权利的年代，外出谋生需要大队和公社出红印证明，出省还要有县级政府盖章。即便是贫下中农，获取几级证明，手续之繁琐、艰难，不言而喻。姐夫所去之地，以河南、湖北、河北、山东为多，山西、东北似乎也去过。因为这些地方煤炭资源丰富，民众日常以煤炭为主要燃料，炊具用具破损率高，生意当然就多了。北方彼时经济状况优于南方，百姓淳朴、厚道，对流动手艺人信任有加，手艺人又视信誉为生命，彼此和谐相处，其乐融融。

每年回家，姐夫总是带回全家的希望、欣喜和满足，他拿出外省的烟，逢人就散。他豪爽大气，洒脱不羁，追求无拘无束自由自在，不刻意于金钱，手脚大方，待人真诚。普遍贫困的年代，他因为手上有些钱，来借钱的大有人在，他几乎来者不拒。有的借钱按时归还，有的一拖再拖，还有的有去无回，他从未因此与人红过脸。

姐夫匆匆走了，带走了他的绝活手艺，但他的奔放、热烈和洒脱，会让我永远怀念、想念。

